

奉劝世人善待大法。从正面认清大法真相的人会得到福报，传阅大法真相资料更是功德无量！如果被造谣诬蔑的宣传所蒙蔽，敌视反对大法，将不但会断送您自己的福分，还会受到天理的惩罚！为了您、您的家人有一个幸福美好的未来，请您珍惜大法。珍惜大法就是珍惜自己的前途。希望您有个美好的未来！



始向善良的美国人、向可贵的中国人、向所有的善良人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向他们讲述哑舅的故事，讲述中国千百万法轮功修炼人面临的严峻和他们无私无畏、和平顽强的抗争，讲述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是如何恶毒、疯狂和灭绝人性。

当我拿起电话同一位素不相识的国内同胞通话的时候，当我上网与不知名姓的朋友们攀谈的时候，当我把一份真相资料递到擦身而过的陌生人手里的时候，当我做着每一件大法的事情的时候，我看到了，坐在莲花上金光四溢的哑舅在向我微笑。

放心吧，哑舅，现在美国知道、加拿大知道、欧洲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

\* \* \* \* \*

2 童谣：福宝宝

阳光照，白云飘，花儿点头对我笑；



小学课本里的树叶书签那样，黄了，枯了，淡忘了。

刘老师的目光似乎还是象从前那样的善，但绝不是那种逆来顺受似的忍和委曲求全，她的目光是那样的柔和，但绝对不是强所司空见惯的一般弱者或犯人为求得宽大处理所表现出来的狡猾，她的目光比从前还多了一种力量，但这种力量绝不是一般人的厉害和哥们儿间的争强好胜和盛气凌人。

看着刘老师和这一群普普通通、男女老少的法轮功，强二十多年来在滚滚人潮中练就的阅历和本事似乎瞬间在这样的目光中解体，化为乌有。好像重新回到了那个物质上清贫如洗，心灵却自由快乐的时光，那种和亲人在一起的感觉，那种在寒冬腊月穿上刘老师给买的新棉袄、棉鞋的感觉，那种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私心间隔的感觉，那么的简单、质朴、而又真实。

这就是法轮功说的那种永远“真善忍”返本归真的境界么？永远美好、自

勤炼功，修心性，心清意静乐陶陶。

发正念，除魔妖，法正乾坤尊师导；心慈悲，讲真相，救度世人苦海滔。

法轮转，法光照，师尊对我微微笑；天国美，乾坤妙，我乘法船回来了！

\* \* \* \* \*

2 歌词：好孩子 听铁窗里的妈妈说

不要哭，不要哭，妈妈多想拉着你的手，脚下的路哪怕再艰辛，要将大法记心头。孩子，黑夜再长也会过去，

贯注地看着，听着，他好像全然忘掉了自己，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机……直到录像看完了，他站起身，开口对老郑说了一句话：“法轮大法好！”就这样，惊人的神奇发生了，哑了四十年的哑舅会说话了！

因为哑舅的神奇经历，我们全家老少三十三口人都炼了法轮功，老家乡下，更有许许多多善良的乡亲们也因此而修了大法。打从我修炼法轮功以后，我才明白了发生在哑舅身上的神奇背后的真正原因。

99年7月中国开始镇压法轮功的时候，我已经来到了美国。母亲经常在电话中跟我聊起哑舅。哑舅是当地第一个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的人，虽然被抓、被关、被折磨，放出来以后，他还是再去天安门，向人们喊着“法轮大法好”。第五次到北京去被抓后，他被当地公安押解回当地看守所，在看守所里吃了很多苦。开庭审判时，哑舅滔滔不绝，讲述法轮大法带给自己的神奇，为法轮功辩护了一个多小

没做一件愧心事，没说一句昧良心的话。我把这年纪，这个身子骨，一身的病，要不是炼法轮功，要不是李师父救度我，我活不到今天。跟姐儿几个去北京就是为法轮功喊冤，法轮功好！要政府还法轮功清白，还我师父清白！”

强听了，又是一个死不悔改的老顽固，气得拍桌子大骂，“你她妈的神经病！”猛抬头仔细一看，蒙了，原来这个老太太是自己小学的班主任刘老师！强愣了，眼睛一阵模糊……

强命苦，八岁时，妈就得癌症死了，爸是个铁路工人，常年不在家，只好把强托给奶奶照管。别的同学都最爱放寒假，盼过春节，强最怕的就是过年了。因为别人都有父母买新衣服，给压岁钱，合家包饺子，放鞭炮，唯独自己跟奶奶在家冷冷清清的，什么都没有。大年三十，刘老师冒着大雪来接强和奶奶去她家吃饺子，给强和刘老师自己的儿子国子买了一样簇新的棉袄、棉鞋。还给强和国子每人十

好，各种有名无名的花的香味常常扑鼻而来，小鸟常常在屋子的四周鸣叫，离屋不远，一条清清的小溪常年欢快地流淌。每天，我都可以透过窗口看到许许多多的风景。

一直很庆幸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房间，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呢？

不经意的时候，我接触到了另一种风景。这是一群按真善忍的原则生活和修炼的人们。他们的容貌不见得动人，职业也很平凡，但我觉得和从那房间里看到的风景相比，他更加地使人难以忘怀。他们真实，在这充满了谎言的世界上，他们总能不昧良心；他们善良，在自身遭遇无情摧残的时候依然想着别人；他们忍让，在最无理的打压来到时，他们依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在浑浑的浊世，他们如同一朵朵出淤



块钱的押岁钱……

毕业后，一晃就是十几年，后来听另一个小学同学偶然说起刘老师，好像是她得了心脏病，身体特别不好，老伴也得了脑血栓，半瘫，躺在床上，衣食起居全得刘老师照顾。儿子国子也不在身边，去南方下海了。

强默默地看着眼前的刘老师，她那灰白的头发、瘦小的身躯、连日来的疲倦，都掩蔽不住她目光中的温和、平静、和一种说不清的，一种超人的力量 -- 这种力量是那么的特殊，那么的纯净，那么的动人，强从来没有见过的。

曾经血气方刚，曾经少年心事当拿云，二十多年来，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经历得也不少了，特别是从事警官这一行，三教九流，什么没领教过。人嘛！有什么的？不就是看谁有本事嘛。能者多牟，强者为王，看透了，这世道谁还不是为混口饭吃，图个老婆孩子热炕头！年少时的为美好理想奋斗的梦想还不是象

4

泥而不染的莲花，又恰似一股股清流在默默地流淌。

和他们接触多了，蓦然回首，我发现生活中充满了的风景。春光明媚是风景，人和人之间心灵的沟通不也是风景么？夏夜的星空是风景，人生的柳暗花明不也是风景么？秋雨梧桐是风景，苦尽甘来收获时的微笑不也是风景么？傲雪寒梅是风景，不畏强暴的大善大忍不也是风景么？是的，他们都是风景，他们隐藏在忙忙碌碌的生活的表面下，他需要你挚诚地去发现和感受。只要你的心灵能有一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你就会发现生活中的风景其实真的无所不在，他们有的激昂似大河奔涌，有的沉默如静静的远山；有的顽皮似三岁顽童，有的老练如七旬叟翁；有的宏伟似巍巍昆仑，有的清秀小巧如江南民居；有的扑面而来，似满天的风筝，有的若隐若现，如山中的云雾，生活中的风景和自然的风景一样，甚至比后者还要丰

8

树儿摇，鸟儿叫，  
赞叹我是福宝宝。  
千古缘，今世了，  
今生今世缘已到；  
大法传，主佛笑，  
手牵手儿来报到。

你来了，我来了，  
大法洪传福运好；  
明慧智，心法正，  
师尊教诲溶头脑。

《转法轮》，真奇妙，  
字字句句金光耀；  
真善忍，心里存，  
返本归真心志高。

赏“普度”，读《洪吟》，  
德音理乐诗书道；

29

哪个居民区的路边一呆，摆个小地摊，全部木匠行头地上一摆，立一块小招牌，上面写着会什么什么木匠活，向过往行人招揽生意。他一向价钱公道，活计精良仔细又交活快捷，没多久时间，就在居民小区周围出了名，人们称赞他“哑木匠，人厚道，活计好，找他做活放心。”

有一次，他在一位法轮功弟子老郑的小杂货店里干活儿。一天，老郑在店堂里播放法轮功的炼功音乐，哑舅忽然停下手里的活，眼睛出神地看着播放音乐的录音机，他静静地听啊，听啊，直到音乐结束了，他还出神地站在那里。老郑看见，上前问道：“老弟啊，你在想什么呢？”只见哑舅两眼滴泪，微微开口，说了一个“天”字。老郑明白，他是想告诉自己，这是天上的音乐啊！

老郑把哑舅领到里屋，安顿他坐下，打开了电视机和录像机，和善地对他说：“老弟啊，你再看看这个。”电视里播放着李洪志师父讲法的录像，哑舅全神

25

2 流泪的青春——一个狱警的故事  
小说根据一个普通而又真实的故事改编而成。

他叫强，从天津警官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市劳教所，99年江泽民、罗干下令镇压法轮功后，他们单位成了骨干，几乎每天都有送来报到的法轮功学员。加班加点，例行公事，忙得够呛，连女朋友都顾不上陪。时间长了，真有点不耐烦，心想，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法轮功给整下去，我也能清闲清闲，和丽芳泡泡咖啡屋啊！一次正是2000年大年除夕，天津有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被遣送回市里，判劳教一年，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排着队受审。

强巴不得快点儿完事，好回女朋友丽芳家吃饺子。

轮到一个50多岁的老太太时，强照例低着头做记录，问到她为什么顽固地跟政府作对时，老太太说，“我活这么大，从没跟任何人作对过，我这么大岁数，

2

由、快乐，永远不会随着时间和外物的变化而变质。

强想到这儿，不知怎的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象是回到了小时候，没妈却又不知怎的忽然见到了妈似的，耳边回响起一首从没听过的绝好音乐：

<如梦令> 得度  
落入凡间深处，  
迷失不知归路。  
辗转千百年，  
幸遇大法普度，  
得度，得度，  
切莫机缘再误  
……

\* \* \* \* \*

2 散文：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我在乡下有一个房间。房间的外面，是一片青翠的树林，屋里的空气格外的

6

黎明的曙光一定会来临，  
风雨中靠你自己走，  
一定要走到尽头。  
不要哭，不要哭，  
妈妈多想拉着你的手，  
脚下的路哪怕再崎岖，  
要将大法记心头。  
孩子，  
太阳一定会升起，  
金色的光芒将会照耀着大地，  
风雨中靠你自己走，  
一定要走到尽头。  
不要哭，不要哭，  
妈妈多想拉着你的手，  
哪怕经历再多的苦难和心酸，  
要将大法记心头。  
孩子，再冷的严冬一定会过去，  
万物苏醒的春天一定会来临，  
风雨中靠你自己走，  
一定要走到尽头。

\* \* \* \* \*

31

时。当庭所有的人，无不被他的故事所震撼，没人能想像他曾经是个哑巴。

后来，哑舅被非法判处劳教，在劳教所里被强迫从事苦力。从里面传出的消息说，哑舅因拒绝写不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拒绝参加所里办的洗脑班，被劳教所几个凶恶的管教拖去动大刑，连续折磨了十几个小时，后来因出现生命危险，被送进医院抢救，但是为时已晚。

母亲含着悲愤，带着我的两个姐姐去看了哑舅的遗体，他遍体鳞伤，胸前有四、五个被电棍电焦的深坑，腰和腿被打成黑紫色，一条腿的大胯被打断，满脸是血，看不出面容。劳教所和公安局拒绝了母亲领回哑舅遗体的请求，第二天秘密地把哑舅的遗体火化了。

6月10日，哑舅走的当天，当地那个小县城连日的炽热高温忽然陡降，一时间寒冷异常，天上飘下满天飞雪，积雪足有一尺多厚。

哑舅悲壮地走了，我在美国，开

27

影，给我们姐妹每人买一袋糖米花，还不断地呼扇着大蒲扇为我们哄蚊子，他一点都不嫌小孩子烦人。

后来，我们全家搬到了城里，偶尔哑舅进城到我们家里来，全家人都高兴，家里的气氛变得说不出的温馨，我们姐妹总是巴不得哑舅能多住几日。妈妈总要为哑舅做他最喜欢吃的扁豆馅饺子、韭菜合子，和他唠着家乡父老乡亲的长长短短；我们姐妹们也总要拿出自己最得意的作文、绘画、折纸什么的让哑舅看，他总是认真地欣赏着我们的“作品”，憨厚地微笑着点着头。哑舅因为哑的缘故，一直没有娶上媳妇，四十多岁还是一个人。

94年我上大学去了北京。一次收到母亲的来信说：你哑舅会说话啦！说是因为炼了一种神奇的功法，叫法轮功。哑舅重新能说话的故事，当时对我来说，听来实在象是个神话。

随着改革浪潮，哑舅也背着他的木匠家什到了大都市上海，在街头或者是

女顾客接过扎好的大束百合，抱在胸前，看着周敏点了点头，眼神中有种闪烁的距离感。

下了班，周敏骑车赶去医院。

一周前，当周敏被居委会和警察叫去时，才听说母亲得了肺炎，高烧不退，生命垂危，躺在监狱医院的病床上。可能是监狱不愿承担责任吧，今天周敏被告知母亲已被转到这家地方医院，家属可以探视了。

自从母亲因修炼法轮功被抓进监狱后，周敏已经将近半年没有见过母亲了。此次乍见，她吓得说不出话来。只见母亲骨瘦如柴，脸庞肿胀。护理时，她发现母亲牙龈都是淤血，门牙掉了一块。

周敏下意识地感到可能不仅仅是肺炎那么简单。

她去找主治王医生问怎么回事，王医生吞吞吐吐，说他只管治疗，病人康复后还要送回监狱，其他的事要问问警察去。押送的警察一早就

富、精彩、动人许多。

心怀真善忍，你就拥有了一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 \*\* \* \*\* \* \*\* \* \*\* \*

## ≈ 纸玫瑰

值得吗？我再一次问自己，值得为一个不懂得珍惜你的人如此低声下气委屈求全吗？我要求的过份吗？不！绝不！我只是个很平凡的女孩，所要求的也不过只是个很平凡但安定的生活，可是这个愿望却不能实现。我的男友阿奇炼法轮功。这没什么不好，在两年前我对于这个从没有过任何意见。我知道这个功法没有什么坏处，也看过一遍《转法轮》知道这是教人向善，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的好功法，如果不是禁止，说不定我也开始炼了。但，被禁止了，本以为阿奇会停止他的修炼，因为他一向是听从领导的安排的。在单位里，不管安排他做什么工作，他都毫无怨言，即使是很不公平的事情他也从没说过什么。但，这一

而他还一直的坚定。所以——我们的婚事就一直地放着。这两年来，我已被整的很烦，经常有人找我们的麻烦。前几天，他又一次被送进监狱，我找了好多关系，花了5000元又帮他写了'保证书'才把他保出来，但他居然说我不该帮他写保证。我、我要求的不高，我也没叫他放弃修炼，只是希望他能做一些表面的功夫，我只想有一个安定的生活。”

“你的男友人怎么样？”老人静静的听我说完开口。“人？很好呀！”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对于这一点我是相当肯定的，我和阿奇已认识五年，这五年中身边有多少朋友的男友或喜新厌旧、或脾气暴躁。唯有阿奇不仅对我感情专一，还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对我的父母、对任何人都是那样的温和、友善，所有的朋友都说我捡到了宝，要我好好珍惜。

“那么，是法轮功教他做一个坏人吗？”“当然不是！”怎么说我也看了一遍《转法轮》，虽说理解不深，也知道

哎，……母亲能不能挺得过去啊……，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为什么受欺的总是好人？这样的日子，叫人怎么过下去？

周敏叹了口气，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走进母亲的病房。咦？她一眼看见母亲的床头柜上多了一大束洁白的百合花。九枝。莫非是她？周敏的眼前现出那个女顾客不太摸得透的表情。花束旁边垂着一张卡片。周敏拾起来，上面是似曾相识的字迹：“百合花开，冰清玉洁。如同你心，纯贞圣洁。冬去春来，花开遍野。”

周敏心里一热，连忙跑出去问护士谁来过了。小护士看周围没人，小心地低声说：“就是那个女大夫啊。”她特意加重了“那个”的语气。周敏明白了，就是监狱医院的那位。

她轻步回到母亲的床前，坐下，轻抚母亲的短发，既欣慰又伤心。沉寂。

沉寂中，时空好像凝固了。周敏就这样静静地看着母亲的面容。忽然，她的目光中飘出一丝爱怜

的笑意。——原来蚁灌教起来。”全蚁穴内相信有人存在的蚂蚁必须在他们的生命与信仰间做出选择，小蚂蚁必须在毕业考试时通过“人好，还是蚁王好”的答卷。

小多多起身走了。后来一不小心，蚁王被人踩死了，可怜受蒙蔽的蚂蚁大众还是搞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还在想天下到底有没有一种叫做“人”的生命存在。

\*\* \*\* \* \*\* \* \*\* \* \*\* \*

## ≈ 永远的百合花

周敏将最后一枝雏菊插进花篮，退后了两步，左右观赏了一下，色彩、造型俱佳。

她填好地址卡片，连同花篮一起放在柜台角上，等一下小文回来后就可以给顾客送去了。周敏看看表，三点多。再过两个小时，自己就下班了，得快点去医院。想起昏睡在床的母亲，周敏神色转黯，眉头不自禁地蹙了起来。

一阵悦耳的铃铛声，周敏扬起脸，一位女顾客步入花

店，短发齐耳，衣

察骚扰的日子，受够了看别人嘴脸的日子。

“孩子，拿朵花吧。”一个温暖的声音穿透我愤恨的思想。抬起头，看到一个大约七十多岁的老先生，满头的银丝、笔挺的西服，一脸的正气，手里还拿着一大束火红的玫瑰。对了！今天是2月14日，情人节，本打算和阿奇在一起度过的，现在——不想他了，再也不要想了！在心中我再一次告诉自己。

“孩子，拿朵花吧。”见我不说话，老先生再一次开口。“啊？”我吃惊地看着他，原来这老先生是卖花的呀，刚才没反映过来他说什么，看见他抱着这么一大束玫瑰还以为这老先生思想新潮，也学年轻人追寻浪漫，现在——我的脑海中马上浮现出儿女不孝的画面。“多少钱？”我一边翻口袋一边问。即使现在的我并不需要玫瑰，但，我怎么忍心拒绝这老人。“不要钱。”说着，老人拿出一朵玫瑰递给我。“不要钱？”我茫然的接过。“这是

的，在那个到处都布满了白色恐怖的年代，没有几个人敢站出来说上一句公道话。是的，大多数的人民都听了那几个所谓可以代表党的人的话，但，带来的是什么？我们国家损失了最宝贵的十年，当别人都进入了小康水平，我们还在和饥饿搏斗。而今天，如果一个人连做好人的权利都没有，连说真话的权利都没有，你可曾想过后果？”

说到这里，老人别有深意的看了我一眼，而我则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寒战。是呀，如果做好人是错的，那么什么是对的？如果善良被打压下去，我们还剩下什么？我，不敢往下想了。“你让他们等？等到什么时候？如果当时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等了，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儿？如果做好人都要藏着、躲着，你觉的正常吗？什么是真正的为国家负责、为后代负责？你想有一个安定的生活，难道委曲求全就会有了吗？难道做一做表面功夫就会有了吗？安定的生活？什么是安定的生

假的？”拿到手里的一瞬间，我忍不住自己的惊讶。说完后我立刻就后悔了。“是假的，纸做的，不过里面却是真相。”好在老人并不介意，仍是温温和和的。“真相？”我疑惑地看这手中的玫瑰。看到那火红色的纸上，布满了金色的字，最外层的花瓣上的字比较大一点。“法、轮、大、法、好”--我沿着花瓣上的字一个个的念出声。“你是大法弟子？”在我脑海中只有象阿奇这样的大法弟子才有可能写这样的字。谁知老人却摇摇头。“不、我不是。我妻子是。”“您居然不反对？”我惊讶极了。我只是阿奇的女友，公安、片警、610办公室的人还经常光顾我家。而他的妻子是大法弟子，可想而知找他麻烦的人更多，而他居然还帮他妻子的忙？“反对？我为什么要反对？”老人看起来比我还惊讶。“是这样的。”我舔舔嘴唇，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我有一个朋友，是我的男朋友，他也炼法轮功。本来我们都准备结婚了，但，国家取缔了法轮功。

12

活？只有当整个社会大多数人都是好人的情况下，社会才会稳定，而人民也才有安定的生活呀。你是一个好孩子，我相信你会有正确的选择的。”说完，老人抱着那一大束玫瑰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突然为自己脸红。低头看着手中的玫瑰，那红色的纸面上的每个字好像都会发光。又一阵风吹来，我闻到了一阵清香，不是满街那代表爱情的玫瑰的味道，而是我手中这朵有着真相的纸玫瑰传出来的，在满是玫瑰味道的街道上，这香气是如此的淡雅、如此的脱俗！

抬起头，对着灿烂但不温暖的阳光我抿嘴一笑。情人节！我怎能让它虚度？现在，我要去找阿奇，要那些他以前一再让我看而我却拒绝的真相材料，即使没有折成玫瑰，我相信，那也是美丽的、也是飘香的！

\*\* \*\* \*\* \*\* \*\*

## 2 寓言一则：蚂蚁

蚂蚁们正在阳光<sub>16</sub>下忙碌着，小多

儿问去？谁敢问？周敏心底里有股东西在压抑中渐渐升了上来。

周敏在母亲床前落泪。来扎点滴的小护士看见了，颇为同情，悄悄跟她说，“周小姐，我告诉你，你不要讲是我说的。刚才送你妈来的那个监狱医院的女大夫，等警察走后，找空跟王大夫和我交代了一下病情。因为涉及到法轮功，她也没敢说太多就回去了。你妈因为抗议关押而绝食，被警察多次拉到监狱医院强行灌食。警察特狠，七八个彪形大汉摁着，剪刀、铁棒、麻醉剂，连点穴都用上了。可你妈更硬，折腾几个小时，嘴也烂了，牙也崩了，楞是没撬开。那女医生说每次她都在场，目睹整个经过，但无能为力。最后一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倒是撬开了，但乱插管子灌到肺里去了。我看她说话的时候，好像忍着泪呢，可能因为同情吧。”

周敏气愤警察，又伤心母亲。好好的一个家，就因为政府一声令下，便再无宁日。宣传批判，搜查揭批，抓人关人，

21

多蹲下来看蚂蚁，影子遮住了阳光。

群蚁大惊：是什么遮住了阳光？

蚂蚁甲：好像是一种庞大无比的生命，会不会是传说中有一种比蚂蚁高级无数倍的高级生命，叫做人。

蚂蚁乙：是有这么一种传说，无数年了。

群蚁们议论纷纷。也有不信的，最大理由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眼见为实耳闻为虚。要真有人说的话，你们有本事找个人来我瞅瞅，我看见就相信，看不见当然就不信。”但有“人”存在的传说还是在蚁穴中广为流传。

消息传到蚁王耳朵里，蚁王勃然大怒：“什么！有什么生命能超过我至高无上的蚁王。”于是在全蚁穴范围内开展了一次讲科学，反对迷信的大规模宣传活动。

无奈，关于人的传说已深入蚁心，无法被宣传改变。

蚁王得知，疯狂叫嚣：“我就不信‘无人论’战胜不了‘有17人论’。给我从小蚂

弃，反而一次又一次的上访，写材料。当然，也一次又一次的被拘留，提审。若不是他所在的单位一再为他担保，他早就被判刑了。作为他的女友，我也被提审过几次，两年来为了他的事情我不止一次的到处奔波，托熟人、找关系。这一次，为了使它能够早出来还帮他写了保证。我自问我没有做错，我只是希望他早点从监狱里出来。只是希望他能够做点表面功夫，在警察面前不要再那么坚定，说个不炼，哪怕他还在家学他的法、炼他的功，我准定不说什么。但，别说做表面功夫了，今天他知道我替他写了保证后还和我吵了一架。当然，说吵架也有点夸张，因为从头到尾都是我在吵，他只是说我不该替他写保证。不该？我不写保证他能出来吗？我愤愤地想。在吼完心中的不满后我就摔门而出，连外衣都忘了穿，虽然现在我被这初春的寒风吹的有点哆嗦，但我也不要回去拿外衣，在他没有放弃法轮功之前我再也不要理他了。我受够了这种时不时被警

10

是教人做好的。“那么，你替他写保证，是保证什么？保证不做一个好人吗？”

“嗯？保证、保证不上北京、不发传单----”我有点语塞。“他们上北京是为了什么？发传单又是为了什么？他们是去闹事吗？”“不是----我知道他们是想说明真相，是想让别人知道他们被冤枉了。但，他们可以等呀，等到时机成熟、等到——”

“唉——”老人叹了一口气。“我在文革时曾被打成右派，”老人悠悠地开口“那时候，我是一名大学讲师，前一天我还是受学生们尊敬的导师，第二天我就成了‘臭老九’，我被拉去游街、被我的学生吐痰。我做错了什么？只是把西方国家的一些文学常识讲给了学生，就这一个理由我成了反革命，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三五不时的就被自己的学生拉出去批斗，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我说一句公道话。当时的中国，不仅是我，所有的教师都是‘臭老九’，西方国家的一切东西都是有毒

14

她发现母亲的脸上隐隐透出一层辉光，竟是如此的圣洁而美丽。

\*\* \*\* \*\* \*\* \*\*

## 2 哑舅

哑舅是我母亲的一个远房表弟，哑舅原来并不哑，听母亲说，哑舅5岁那年得了一场急病，病虽治好了，却再也不会说话了。

那时候，我父亲在城里工作，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我母亲只身一人带着我们姐妹三人住在乡下。哑舅经常来我家帮助母亲干体力活，干完活以后就带着我们姐妹三人到田野里捉蚂蚱，到小河边观小鱼……我小时候的许多欢乐时光都是在哑舅的陪伴下度过的，到现在也难以遗忘。

哑舅敦厚善良，也非常聪明，有一套漂亮的木匠手艺，亲戚邻居有点什么活都喜欢请他帮忙，他总是默默地、精心地干好每一件活。那时夏天晚上常有别的村镇放电影，哑舅就会<sub>23</sub>带我们一起去看电影，

着平淡，不太看得出个性。她冲周敏动动嘴角算是笑容，示意性地点了点头，便开始浏览一室鲜花。红玫瑰、蝴蝶兰、郁金香、康乃馨、天堂鸟、波斯菊……最后她的目光落在一大簇雪白的百合花上。女顾客不由自主地蹲下身，深深地嗅了嗅。

周敏走过去招呼客人：“怎么样，小姐，选好了吗？是不是喜欢百合？”女顾客站起身，轻轻笑了笑，“是啊，这花儿不错。麻烦你给我九枝，杂一些满天星，包起来。”

周敏一边整理着花型，一边跟女子聊天，“小姐送花给朋友啊？”女顾客若有所思，斟酌着字句缓缓地说：“哦，不能说是朋友。不过，……，这么多年，我还没有见过象她那样坚强的人。有些东西，一直以为书本上才有，可她……不怕你笑话，她带给我那份震撼与感动，让我流泪啊。”周敏不便表态，不置可否地哦了一声，随口答道：“是啊，还真有这样的人？”

19